

边缘文丛

什么是垃圾 什么是爱

朱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作 者:朱 文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白 雪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京新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125

字数:20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2-7/I·1092

定 价:14.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

夏天，夏天

第一章

1

小丁坐在窄窄的满是烟头烫痕的木桌边，用左臂撑着脑袋，几次想张大嘴巴惊叫上几声。当然最终没有声音，他只是重复着张大、张大、再张大的动作。小酒吧里光线暗淡，几个脸色发青的服务小姐聚在他身后不远的吧台边，用四川云阳口音激烈地说着什么。小丁精力不集中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被她们没完没了的谈话拖拽而去，然后又被随手扔到了去云阳的路边。小丁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经过吧台的时候，那几个小姐忽然安静下来，其中一个警觉地转过身，盯着他，抹了重重的口红的一张嘴张开着。小丁不解地也看了看她，然后向门口又迈了一步。这会儿那个大嘴的姑娘再也抑制不住地叫了起来：你还没付钱呢！小丁没搭理她，又走了

一步来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正是夏日的正午，从终日不见天日的小酒吧望出去，这个城市亮得刺眼，不多的几个行人都把舌头长长地拖在外面，哈哧哈哧地喘气。小丁看了一会儿，一松手，弹簧门自动闭上，他转身回到了原来的座位，点上一支烟。

那个大嘴姑娘随即就过来了，装作挺客气地递给他一张单子，说，对不起，先生，请把账先结一下。小丁一哆嗦，神经质地说，为什么？小姐吃了一惊，什么，为什么？小丁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先结账，是怕我跑了吗？啊？小姐吓坏了，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而且说着说着她的云阳口音也冒了出来。小丁同样吃惊于自己的态度，低下头，感到有些不安。小姐犹豫了片刻，准备走人。但是他叫住了她，按照账单如数付了钱。小姐等拿到钱以后，脸上的惶恐的神色顿时也就没有了，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吧台那边去了。经这么一折腾，小丁也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但是立刻就走，又显得窝囊，就像被轰走的一样。就在这一刻，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去大便。这个愿望出现得非常及时，他不得不对此心怀感激。小丁于是站了起来，竟感到一阵眩晕，只觉得眼前一黑。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摸索着一直往酒吧的最里边过去。这个小酒吧真够黑的。一推开洗手间的门，走了进去。小丁只能发愣。这里并不是什么洗手间，他只是来到了外面的一个楼梯口，周围堆放着很多拆卸下来的旧建筑材料。他当然首先是觉得有那么一点失落，原以为是“走进去”，却

不知是“走出来”。然后就是觉得热，再加上大便急，所以小丁说了一句，妈的，这种日子，死了算啦。如果还不打算马上去死的话，他只能按照墙上的指示箭头，绕过一堆破损的地砖，上了楼，然后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找到了那间肮脏不堪的厕所。小丁匆匆地挑了一个看起来最干净、实际上仍然肮脏无比的坑位蹲了下来。空间非常窄小，小丁的头已经挨着了满是涂鸦和痰迹的小木门，他甩了甩头发，想往后退一退，但是一回头发现，便缸边上一泡发黑发硬的大便挡住了退路，所以他腾出一只手来，推开那扇小木门。对面有一溜四只发黄的小便缸，右边的两只被用一张马粪纸盖住了，上面用粉笔写着：禁止使用。小木门又自动关上了。小丁只好伸手又推了一次，但是还是很快就关上了。最后他只好一边艰苦地在难当的酷热中大便，一边用左手顶着木门。后来他觉得累了，也就烦不了啦，松了手，任凭那扇肮脏的木门顶着他的脑袋。汗衫裤头已经湿了，粘乎乎的，狗皮膏药似的贴在身上，小丁真想事情能早一点结束，但是一时半会儿就是结束不了。他感到腹部的那道伤口在发痒。这时，两只苍蝇飞过来，和他磨磨蹭蹭的，他当然无从拒绝。当心里烦躁的情绪渐渐平息下一点的时候，他忽然有了一个意外的感觉，妈的，以前怎么从没觉得，原来自己和苍蝇竟能如此彼此倍感亲切？在那一刻他觉得那苍蝇简直就是一只有着漂亮羽毛的、会唱歌的小鸟，他已精心饲养它多年了。

有人推门进了厕所，一脚踩在门口的一汪积水里，骂

了一声。小丁低头看了看自己右脚湿了一多半的布鞋。他听到来人一边跺脚，一边往小便缸那边去了，然后传来了解皮带扣的声响。但是半天听不到小便的声响。小丁本身正值僵持不下的阶段，只能消极等待，所以他能分神去注意小便池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现在连小丁都为他着急。天知道那家伙在那干什么勾当。但是那家伙肯定没走，小丁能感觉到有个人在那，他几次想推开木门看上一眼，但又觉不妥。这时，那个家伙说话了。妈的，这天气！这天气！哪是人过的日子，是吧？小丁吃了一惊，厕所里竟然还有一个人。半天没有人答茬。那家伙把话又重复了一遍，加强了语气。这天气简直是不让人过啦，是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小丁这时感到一阵慌乱，他连忙捂住鼻子埋下头，从隔板下端的空隙向两边看了看，两侧的坑位均没有人。看来只可能是对我说的了，小丁想，他于是很不情愿地答了一声。是啊，是啊。那家伙继续感慨道，这种天在这里大便可真是受罪，比他妈坐牢还难受，是吧？小丁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敷衍道：是啊，比坐牢还难受。谁知那家伙紧接着质问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大便？啊？！这一问差点使小丁立刻提着裤子站起来，他忽然感到一点便意都没有了。小丁机械地说，没有，没有，我正好碰巧到这里，早知道这个厕所这么糟糕，我就不在这里大便了。他说得结结巴巴，连自己也不会满意，于是他继续解释了几句。外面的人很短地冷笑了一声，说道，妈的，我没问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大便，我是问你，为什么还要大便？小丁用手抹了

一把额上的汗水，暴躁地甩在地上，但是力道没控制好，手指擦着了地面，中指的指甲缝里硬是塞进了成分不明的污物。他厌恶地把他的右手搁到一边。而就在这一刻，小丁忽然想到他没有带手纸。这一动念，顿时又是一身臭汗。他完全失去了方寸，半抬起身体，在两侧的裤兜里忙乱地翻找起来。但是有什么好找的呢？裤子两侧连个裤兜都没有。外面的人不冷不热地又重复了一遍问话。小丁虽然因为那个家伙的问题感到很愤怒，但是有一根神经意识到，此刻自己可能还会有求于这个人，所以说起话来仍然很小心，不敢发作，什么，什么意思？外面的人又是一声依然很短的冷笑，说道，我看老兄你今天是忘了带手纸了吧！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小丁说，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怪事，你怎么会知道？小丁说着就想推开木门看个究竟，又偏偏在这一刻，来了一阵貌似汹涌的便意，他只得低着头，死命地用着力，一面合计着，该怎样向外面的家伙请求帮助，什么时候提出来比较合适？外面的人这时得意地说道，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知道！你怎么样？小丁听到了非常短暂的几声淅淅沥沥的水响，和一声非常悠长的幸福的呻吟。一只绿头苍蝇停在小丁的膝盖上，一动不动，好像此刻在和他思考同一个问题。迟疑再三以后，小丁决定郑重地向外面的人提出关于手纸的申请。但是外面的人先开了口，他说，妈的，我看你今天怎么出来！小丁还没能反应过来，就听到一连串急促的声响。外面的人奔到门外时，好像还差点摔了一跤。过了一会儿，沮丧至极的小丁用拳头

推开了小木门，还是那一排小便缸，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是一个人也不剩下了。

2

他又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多小时，以一种急行军的姿态闲逛，直到两腿发软，身上一阵阵地冒虚汗。小丁在细心地体会着身体的反应变化。先是汗如雨注，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非常畅快，后来没汗可流了，并且流出的汗水都蒸发干了，就像胶水晒干一样巴在身上，再后来，皮肤渐渐地像白铁皮一样发烫，最后便开始冒虚汗了。小丁知道，那只是一种冒虚汗的感觉，像置身于一个没有出口的浅浅的噩梦，并没有一滴汗水能够真正通过毛孔流出来。他又强迫自己硬挺着逛了两条街口，才在一条小巷口的面排档坐了下来。这个面排档只有一张靠墙支着的窄窄的长条桌，长条桌上蒙着一层白色的塑料布，桌边散乱地放着四五张高矮大小都不同的方凳或者椅子。这种天气不知道哪来的一阵凉风，非常强劲，突然从巷子的最里头窜了出来。小丁在最口边的一张方凳上坐下，屁股一沾凳子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止都止不住。他由于疲惫佝着背，脸冲着大街，也不掩饰，听任泪水静静地流。摊主是个上了岁数的胖子，秃顶，正用一条湿毛巾衬着脸打着瞌睡，见有顾客，连忙抖擞起精神迎了过来，但见来人竟是一个大白天泪流满面的高个青年，便又愣住了，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摇摇头回到

了原来的座位坐着，把毛巾横搭在大腿上，不时地抖一抖腰一样粗的大腿。有两个看起来想吃点什么的江北人，一男一女，在面排档边停了下来，张头张脑的，但是那个女的警觉地拉了一下男的手，两个人便走开了。摊主高声招呼了几句，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但是他们还是走了，所以摊主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小丁转过脸去问摊主，你说，什么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摊主似乎很有些为难，最后他说，什么都没关系！小丁确实觉得饿了。他迫切地想立刻得到食物，他对自己说，三十岁了，肚子还饿，真是没办法。说完，他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是一串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的笑声。他回头对摊主说，好吧，来碗面条。

一个外地汉子马上过来向他兜售墨镜，不断地把握成一把的十几副墨镜向他面前伸过来，并且略带讥讽神色地向小丁挤眼睛。小丁只是没有气力对他说出一个清楚的“不”，外地汉子以为小丁已有些犹豫，也许坚持一下就能做成一笔生意。小丁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换了一个座位重新坐下。那个胖胖的摊主立刻叫了起来：喂，老板，面条已经下啦！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摊主连忙上前一个劲地追问小丁，想吃什么面？小丁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睁开眼时，发现那个外地汉子又把那一排墨镜硬伸到小丁的眼前来，而且他的嘴里用福阳口音说着什么，颠来倒去就是那么几句，但是一刻也不停。小丁定睛看了看他的嘴巴，发现他的舌苔竟是草绿色的。小丁再次闭上眼睛，努力调匀呼吸，任凭那个外地汉子越来

越过分地推搡着他的肩头。只听那人说，如果你实在不想买也可以，就请我吃碗面条，雪菜面就行，怎么样？我们就算账清了。小丁说，我干吗请你吃面条呢？好端端的，我干吗请你吃面条呢？我有毛病啊。外地汉子说，那好，那好，我觉得也是，你还是买一副墨镜上算。小丁愣了一会儿，然后一把扯过那一把讨厌的墨镜，就扔到了面条摊的泔水桶那边。有一副墨镜的一只镜片马上就脱落下来，这可能是导致那个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灰衬衫的外地汉子勃然大怒的真正原因。他上来一把就紧紧地擎住了小丁的衣领，并且想往上提。但是这一提暴露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小丁相比，他实在是一个脸色焦黄的小个子，而且瘦骨嶙峋。由于不能提起来，所以外地汉子就努力把小丁往下拉，但是也只是把后者的领口扯松了一点。他在叽里呱啦地咆哮着，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他妈的，给老子把眼镜统统捡起来！小丁惊诧于对方如此强硬的语气，他似乎真的做好了必要的时候和小丁拼命的准备。小丁觉得烦躁极了，而且感到头晕，以最后的一点耐心对他说，你想干吗？别烦我了行吧，把手松开。他当然不松，而且攥得更紧了一些。已经有了好几个看热闹的人，这么热的天气，竟然还有他妈的人等着看热闹。小丁决定把他的手掰开，但是当接触到外地汉子的那只手时，小丁吃了一惊，旋即把手缩了回来。妈的，他患有严重的鹅掌疯。小丁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看着他。瞧瞧这个家伙，那么瘦弱，轻飘飘的，没有屁股，身上还背着两大排卖不出去的墨镜，但是就是这么个人

咬牙切齿地对小丁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不把它捡起来，今天就别想活着回去！小丁说，你说对了，今天我本来就不想活着回去的。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有一伙穿着打扮奇异惹眼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喊着，从街对面一窝蜂似的狂奔过来。这伙闲人认出小丁是个熟脸，和他们一样经常没事在街上转悠。小丁和他们曾经隔着一条街相互对视过几次。现在他们扒开围观的人群，不由分说，照着那个外地汉子劈头盖脸地一阵乱打。没一会儿，那个外地汉子血流满面，哇哇惨叫。其中还掺杂着一连串镜片碎裂的声响，破裂的与没有破裂的墨镜散落了一地。一个系着宽宽的摇滚皮带的家伙开始没有动手，只是在一边抱着双臂，看着，忽然他操起一张方凳，抡圆了，冲上去对着那个已在苦苦求饶的外地汉子没头没脸地夯了下去。那个墨镜推销员顿时便歪倒在地，再也不能动弹。这时有人叫了一声：警察来了。那伙年轻人反应非常之快，吆喝着，分开人群就奔，稍后的几个没忘了顺带拿走地上的几副侥幸完好的墨镜。而小丁此刻正目光呆滞地坐在一边的条凳上，这场打斗早已与他没了关系。有个本地人过来压低了嗓音对他说，还愣着干吗，还不快跑，等死啊。小丁又看了看在地上蜷作一团的那个外地汉子，双臂仍然紧紧地护着头，正发出努力压抑着的哀鸣，身体不时地像被打断脊梁骨的老狗一样剧烈抽动一下。小丁猛然站了起来，四下看了看，然后也朝那伙年轻人逃走的方向没命地逃去。跑出一段以后，他觉得不对劲，便又停下来走了几步，觉得更不

对劲，后来又再次更加没命地跑了起来。他一头撞着一个抱着鞋盒的中年妇女，她刚从百货商场出来。这使得小丁有个间隙考虑了一下。在那个妇女的叫骂声中，小丁钻进了商场，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穿梭，出了商场的另一个门，横穿马路，又一头钻进对面的皮具展示中心。里面挤着很多具有长远眼光准备在夏季用一个便宜的价格购买冬季皮装的市民。他们流着大汗，仔细挑剔着皮装的做工。不知怎么的，这样的一群人激起了小丁莫名的愤怒，他一边恶毒地在心里咒骂着这群竟能活得如此有计划的人，一边按照图标指示一路向厕所摸索过去。

3

厕所的门被敲响了好几次，小丁仍然坚持不开门。他用手擦了擦墙上的满是铁锈色划痕的镜子。敲门声显得更为粗暴，就像要撞门而入的样子。小丁把头埋到水龙头的下面，再次用冷水浸了浸发热的脑壳。就在这时，敲门声忽然变得舒缓起来，最后成了的的确确的华尔兹节奏。小丁不得不把门打开。站在门口的额前一绺头发染成绿色的麻秆一样的年轻人哈哈一乐，大大咧咧地一拍小丁的肩膀，说道，躲在这干吗，真是！要是雷子真的来了，躲在这里还不是死虾子一个！好啦，没事啦，已经安全啦。说完，他还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小丁简直缓不过神来，他盯着那一绺绿色的头发看了半天。那个麻秆一样的青年人顿时就不乐意了，噢，哥们，这么快

就忘恩负义啦？看看，看看呵，好好看看，不是我们哥几个帮你，你老兄现在大概还在地上躺着呢！

小丁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也只好跟在那个年轻人的后面。他们出了商场的后门，逆着行人的方向走了一段，又岔到了一条小巷子里。那条巷子很窄，再加上周围的人家又把家具什物堆放在外面，巷子显得更窄。小丁走着，走着，忽然来到了一个非常开阔又噪音很大的工地。那伙穿着奇异的年轻人在一排被截了枝的光秃秃的悬铃木下叼着烟，很悠闲地玩着司诺克。所有的家伙都光着膀子，并且把脱下的汗衫搭在肩上，好像那是一个很流行很时髦的穿法似的。球桌的后面是拆了一半的楼房，球桌的斜上方支着防止高空落物的绳网。小丁来到了球桌的一边站着，没人答理他，起初他有些尴尬。后来他渐渐被球局吸引住了，也就绕着球桌走来走去的，看得挺认真。这帮王八蛋捣得真不错，那个好像是斗鸡眼的左撇子捣得尤其好。为了看那个左撇子捣八号球，小丁挪过了一个角度，但是正好正对着十步之外拆迁废墟中半扇破窗刺目的反光。小丁只觉一阵眼花，随即强烈的饥饿感再次涌了上来。他一下子觉得心里慌乱不堪，再也无法在球桌边站下去了。踌躇再三，他忽然掉头就走。确实是斗鸡眼的那个左撇子背对着小丁，很坚定地击打出一球以后，用球杆拍打着桌边，说到：妈的，有人想溜呢。又是那个有一绺绿头发的麻杆，在后面叫住了小丁，这会儿他也脱掉了T恤衫，光着膀子，胸前还用红线头挂着一小块玉。那块玉的形状有点像鸡，也有点像鸭。他

笑嘻嘻地说道，不打个招呼就走，妈的，哥们，你也太傲气啦。小丁只得站了下来，解释说，你们说跑就跑了，来不及，来不及，谢谢各位，谢谢。那个麻杆一撇嘴，什么说跑就跑了？到底谁跑了？我是说现在！小丁说，现在怎么了？我不是说谢谢了吗？这时，斗鸡眼果断地回过头来，说，一声谢谢就行了？不要跟我们来虚的好不好，都什么年代啦，大家都要讲点实际不是吗？小丁觉得很为难，什么意思？他这一问，所有正在捣球的家伙把台面上的球胡乱地一扫，都围了过来，嘴里骂骂咧咧的，也不知道在骂球局，还是在骂小丁。那个系了一条宽宽的摇滚皮带的家伙没有过来，抱着双臂，倚靠在球桌的一侧，歪着头看着这边。小丁禁不住后退了两步，说，怎么了？我本来就没有请你们帮我打那个外地人吗？没必要打他吗？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拿着球杆的家伙，很失望地摇摇头，用球杆一顶小丁的肩膀，回头对那帮家伙说到，我早知道啦，我们帮了一个呆 B！白忙啦。他正戴着一副那个不走运的外地汉子竭力想推销的那种五块钱一副的墨镜。

4

回到家时，小丁发现小初正在客厅里对着书架匆忙地化妆。竹书架最顶的一层上搁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小丁用左手捂住青肿的脸，径直走进了卫生间。他弯下腰费力地就着浴缸上方的水龙头冲洗脸上、手上的血迹。今

天怎么没上班？小丁在卫生间里问道，语气非常冲。小初马上解释说，我马上就走，上班的，怎么没上班。晚上有一个客户请吃饭，就在离这不远的潮州城，所以我顺便过来看一看。他们在这屋里同居了一年，为了避免吵架，小初又搬回公司宿舍去住，只是在周末或者周三过来。果然，他们迅速下滑的关系因此稳定了许多。晚饭？晚饭还早着呢。小丁说。小初一边梳头，一边没耐烦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马上就走，我忘了件事，我马上还要回一趟公司。又是什么客户请你吃饭！又是什么客户！好像客户就是专门请人吃饭的那种人一样。小丁还呆在卫生间里，穿着裤子坐在坐便器上，仰着头，闭着眼睛。小初加快了梳头的频率，说，真是，又不是请我一个人，是请我们科室，是我们帮他们做的平面设计。是不是请你一个人关我什么事，小丁粗暴地打断了她们的话，噢，我算不算是你的客户，啊？算不算？小初生气地一扔梳子，说，算啦，别在这恶心人了，别整天在这找不痛快，真是，我以为今天你会在家里好好工作的。梳子从书架掉到了地上，小初弯腰把它捡了起来。那是一把她非常喜欢的已经用了好多年的木梳子，小初说它有点像她姨妈分得很开的牙齿。小丁在卫生间里拉了一下身后抽水马桶的水闸，哗地一声水响。如果我正在工作的话，你这会儿过来，不是被你打断了吗？小初一边收拾她的化妆品，一边说到，我就感觉你今天不在工作，这段时间你根本就不在工作，不是吗？一段时间没工作并不能说明今天我就不会工作是吗？小丁从坐便器上站了